



品味经典·戏里人生之《白蛇传》

虽叫断桥何曾断

谭浩泉



人世间看来还是蛮有吸引力的。前番有水里鲤鱼精见到书生张珍后引动凡心（见戏里人生之《追鱼》），甘愿放弃千年道行，打入人间受苦。此番又有峨嵋山修行千年的蛇精见到许仙后引动凡心，甘愿到人间受苦受难。一如本戏歌词中所唱“虽然是叫断桥桥何曾断”呢！

白蛇传故事肇于唐、五代，基本成型于南宋时期的杭州，至迟到元朝已被文人编成杂剧和话本，明冯梦龙编纂的拟话本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是该传说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文本。明清以降，民间的口头文学与各类通俗文艺的改编搬演相互渗透相互融合，使白蛇传最终成为涉及故事、歌谣、宝卷、小说、演义、话本、戏曲、弹词，以至电影、电视、动漫、舞蹈、连环画等各种文艺形式的经典题材。其影响随之不断扩大，最终流布全国、家喻户晓，并远播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、印度等许多国家。

由田汉编剧、李炳淑主演的1980年京剧版《白蛇传》，艺术上可谓炉火纯青了！白娘子原是一条白蛇，和一条青蛇在山中修炼了一千年，能变人形。由于不甘山中修行的寂寞，化为主婢，取名白素贞和小青儿，来到了繁华锦绣的西子湖畔，寻找人间的自由幸福生活。桃红柳绿的清明时节，杭州城里一个药铺伙计许仙去灵隐附近上坟。归途风狂雨骤，难以步行，只得在断桥雇船

回家。白娘子和青儿相中了年青的许仙。白在桥边要求搭许仙的船回家，许仙慨然允诺。在涌金门上岸时，雨不停，许仙将伞借给了她们主婢俩，自己淋雨回城。第二天，许仙如约前来白家取伞，受到了盛情接待。终于由小青说合，二人当晚成婚。

镇江金山寺住持法海，是个神通广大的和尚。他知道白娘子的来历，认为江南佛地，岂容妖孽栖身？于是借化缘登门挑拨离间。许仙原先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爱妻会是白蛇的化身。但经不起法海苦劝，终于在端午节这一天，硬让白娘子饮了雄黄酒。结果，揭开了罗帐，妻子果然变成了白蛇。许仙晕倒在地，性命垂危。白素贞醒来，不顾千难万险，上蓬莱仙岛盗取仙草救治许仙。许仙病愈后又受了法海的挑拨，上金山寺还愿。法海要许仙随他出家，并软禁了他。白蛇前去索夫，百般哀求无效，反遭辱骂。她和青儿无可奈何，于是就发动了虾兵蟹将，将长江倒流，水漫金山。法海也召来了天兵天将镇压。经过一场苦战，白娘子因为怀有身孕，终于败下阵来，和青儿遁回杭州。

许仙趁双方混战之际也逃回杭州，和白娘子、青儿在断桥邂逅重逢。白娘子责备许仙轻信；青儿则恨许仙负心，举剑要杀他。后，许仙自认错误，才归于好，都把仇恨集中到法海身上。白娘子生了男孩许仕林，正在喜庆满月时，法海赶来了。他祭起金钵，把白蛇镇压在雷峰塔下，宣称要待塔倒时才许她重见天日。就在“合钵”时，青儿逃走了。她在山中修炼了许多年，学得一身法术，终于推倒了雷峰塔，打败了法海，将他逼进了螃蟹腹中，救出了白娘子。从此，白娘子和许仙以及他们的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再也不分离了。

京剧《白蛇传》吸收了现代杂技、歌唱、舞蹈、科技等新的元素，使舞台表现力更加丰富。演员忧伤的唱音穿透了时空，触动心弦，不禁戚感，恨法海的蛮横，怨许仙的腐朽。旦角的袅娜，

小生的俊秀，小丑的可爱，花脸的威严。这戏曲的江南，是艺术的江南，是灵性的江南！那来自西子湖畔的天籁之音，那与天堂山水融为一体的曼妙舞姿，那震撼人心的艺术美感再一次让人觉得，白素贞虽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但是她却已经成为江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人格结构的一部分。是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一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。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：“她是妖，又是仙，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。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：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”《白蛇传》中白素贞的执著与许仙的软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更表现了积极的女性主义思想，对封建社会的男权意识进行了讽刺和批判。盗仙草、斗法海，为了丈夫的生命，为了自由的做人，她不惜水漫金山、奋起抗争。在命运面前，她具有非凡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。贞，正也，人们习惯于亲切地喊她白娘娘，但我却更乐意坚持叫她白素贞，不为其他，只为她对为人的执著、对爱的忠贞、还有如火的热情。

《白蛇传》之所以能够被大多数民众所喜爱，正是因为它不仅昭示了人之为人的高贵，而且揭示了人的高贵就在于人间有爱长存。且听《游湖》白素贞唱道：“离却了峨嵋到江南，人世间竟有这美丽的湖山！这一旁保俶塔倒映在波光里面，那一边好楼台紧傍着三潭。苏堤上杨柳丝把船儿轻挽，微风中桃李花似怯春寒。虽然是叫断桥桥何曾断，桥亭上过游人两两三三。似这等好湖山愁眉尽展，也不枉下峨嵋走这一番。这颗心千百载微漪不泛，却为何今日里陡起狂澜？”

白素贞小青姐妹初下峨嵋，来到杭州城并与许仙巧遇的情景，气氛活泼、轻松，充满了喜剧色彩，在舞台艺术呈现中体现了戏曲独特的“写意”美学表现手法，也就是“程式化”的歌舞意象创造。而在思想内容上则表达了二女初临人间、欣喜万分的心情，以及白许二人一见钟情的少年情怀，如诗的天地姻缘。“断桥不断”，既是眼前风景，又是“这颗心千百载微漪不泛，今日里陡起狂澜”的内心风景啊！

一位乡村教师眼中的教育

——林日新《教育笔谈》新书简介

有教育评论专家认为，林日新的《教育笔谈》是一本适宜教师、学生、公务员考生及广大关心教育时事的人士阅读的教育佳作，值得一读。

因为，这本书是近些年来，作者林日新从发表在全国各级报刊的两千多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，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教育、教师的文章。他呼吁教师要为打造“书香社会”起个示范作用，在“教师阅读”这个版块，作者是针对当前国人心事浮躁，不喜阅读而写的，值得关

注。

而“教育时评”则是书的重点所在。作者从一个乡村教师的视角来看当今教育，既有对时弊的针砭，也有好气象的点赞，更有对教育的建议或呼吁，观点鲜明，语言或温和或犀利或委婉，理性而中肯，堪称议论文或话题作文的上品之作；“教师文学”则只精选两篇情真意切的亲情散文；“教育论文”则是作者对教育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……

（魏 姗）



大觉方知大梦

——读《庄子》札记之四

王盛伟



大凡读过《庄子》一书的读者，都绕不开这样一个话题：梦与觉。

庄子在其不少的篇章里，都论及了“梦”与“觉”。如在《齐物论》中，长梧子在讲述了丽姬悔泣的寓言后说道：“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，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然知之。”这是一段说梦的名言，寓意十分深刻。

我们都清楚，虚幻的梦境与现实生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，但庄子在这里明白地告诉人们：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梦。“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”意思是说，人在做梦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从而道出了身处其中的迷惑。“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”此话中的“占”是揣测的意思，说梦中的情景并不是做梦前就能预知的，而人们身处梦中常常又喜欢猜测未来的梦境。只有梦醒时分，才知道此前也是在做梦。接下来，庄子借长梧子之言告诉人们：只有完全觉醒的人才能彻悟迷梦的真实意义，然而愚昧之人总是自以为醒悟，把什么事情都看透看明白了。笔者以为，“大觉方知大梦”意义深刻，实为至理名言。而“愚者自以为觉”的现象，自古以来就司空见惯。可以说，庄子的这句话，是对世人极好的警示。

庄子在《大宗师》一文中也就“梦”与“觉”有过以下的论述：“夫莫孙氏尽之矣，进于知矣，唯简之而不得，夫有所简矣……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，梦为鱼而没于渊。不识今之言者，其觉者乎？其梦者乎？”这是孔子针对孟孙才居母丧“哭泣无涕”不戚不哀而对颜回说的话。当然，庄子说梦的启示远不止于此，或者还可以从当局者迷等方面去理解。但笔者以为，庄子说梦的主要意义是：梦境是臆想中的虚幻世界，身处梦中常常不知是梦，觉醒之后才能对梦有所认识。“大觉”方知原来是在“大梦”之中，彻底的清醒才会有对迷梦的彻底的认识。由此，我们再来看看“庄周梦蝶”这个故事：

“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。自喻适适与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蓬蓬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，蝴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蝴蝶，则必有分也。此之谓物化。”这就是很有名的庄子之梦。就“物化”而言，“庄周梦蝶”所表达的意思是，生命体只是处于本阶段形体和生存方式的“梦”中，此前此后的一切来去变化都无可“知”，自己对此生的感知、体验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

常言道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梦其实是一种精神现象，所以梦境也是一种虚幻的东西，与人的意识、精神活动有微妙的关系，是一种心理和思维无意识的延续。庄子多方位地对梦进行了阐释，在他看来，“梦”就是不同个体生命形式间的精神沟通的渠道。庄周梦蝶是一种“物化”，即生命在不同“物”之间转化延续。梦就是迷惑，而觉就是彻悟。从梦到觉，就是从迷惑到彻悟，这个过程与人的思维把握方式是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新书推荐

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、写作自始至终都风险重重，但事情必须开始，然后再论成败。写作人都有一种潜在的妄想，就是企图以虚构修正经验，可是，为强调合理性，又要以经验证明和检验虚构的逻辑。写作这件事，本就是掏心掏肺，一方面是揭伤疤，另一方面又是救赎。文学的问题很简单，

同时很顽固。

——王安忆 说

2、文道即写文章的语句、段落、行文脉络和感情的集中性，语句、段落、行文脉络一定程度上讲，经过大致学习和一定量的阅读，是可以轻松得来的。但感情的集中性，尤其为难。因为这是你的经历、感触，你生命生活中的

悲欢离合等种种因子形成的一个独立的个性的你最终促成的因子。你反对什么，你支持什么，你喜欢什么，厌恶什么，爱什么，恨什么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从中而来。你落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，每一段，每一篇文章，都是你感情的集中渲泄和爆发。

——冷得像风 说